依情緒劃分群眾

參考資料來源：《群眾與權力》，埃利亞斯•卡內蒂(英Elias Canetti)著，1960。

馮文光譯，上海：三聯書店，2020。

 除了依形式來劃分群眾以外，還可以群眾的感情來劃分，以下為主要的五種類型：

1. 攻擊性群眾

攻擊性群眾非常古老，原始社會的狩獵團體就是典型。它的目的是殺戮，形成了攻擊性群眾就能迅速的達到目的。這是一種特殊的群眾，在殺戮的強度上任何群眾都比不上，每個人都想參與，如果自己不能擊中目標，也想看到其他人擊中。攻擊性群眾能迅速擴展的重要原因是，他們殺戮時沒有危險，因為群眾一方具有絕對的優勢，犧牲者不是逃掉就是被逮完全無力反擊，任何人都不需擔心受懲。

正因為人人都處於死亡的威脅下，使得將死亡轉移到別人頭上成為一種需要。犧牲者愈高貴，群眾的恐懼就越大，只有一個接一個迅速的發展下去，群眾才有可能維繫。早期的「石刑」沒有任何人被指定為行刑人，是群體共同殺死的。「火刑」中的火焰從四面八方燒向犧牲者，也是用「火」這個群眾的象徵集體執行死刑。中世紀時公開的「絞刑」行刑方式，真正的行刑人是聚集在絞架四周的群眾，他們從遠地湧向這裡、他們情緒高昂、齊聲高喊。在革命時期，巴黎的劊子手甚至為不到1分鐘就終結了一條命而感到自豪。展示的頭顱可能是國王的，但在這一瞬間群眾感受到了平等，且滿足了他們的逆反心理。

攻擊性群眾一旦逮到犧牲者，力量很快就會消散，統治者在遭到危險時顯然知道這點，他會向群眾拋出一個犧牲者，許多政治上的死刑都是出於這個目的。

感想：今天的網路環境能讓一個人舒服的坐在電腦前，胡說八道，無法無天，不用負任何責任。網路世界中難免會出現這類的攻擊性群眾，對任何作為都沒有責任感，以最卑鄙的同時也是最穩定的形式存在。因為這種群眾無須集結，所以也沒有解散的問題，每天的作為只當作一種消遣。難怪政治人物會喜歡養一群網軍！

1. 逃亡型群眾

 逃亡型群眾是因為受到威脅產生的，在一定區域內危險對所有人都是相同的，人們一起逃亡，因為這樣逃亡感到的危險就被分擔了。就像一群羚羊奔逃時，獅子抓住其中一頭，那麼其他的羚羊就能逃脫危險。

 大批群眾逃亡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選擇方向的力量，只要偏離了群眾的方向就代表危險。在逃亡的過程中，他們之間的差別雖然沒有消失，但他們之間的距離消失了，逃亡群眾中有年輕強壯的也有老弱婦孺，負荷有多有少，顯得雜亂無章，但都朝著同一個方向。阻斷它的去路，就會促使它走向另一個方向，如果老是被阻斷，它就迷失了方向，此前群眾的團結和激勵就會瓦解，同伴變成敵人，大家都只想自己獲救。

 群眾逃亡和大恐慌不同，它是從牢固的團結中獲得能量，只要不被分散、不四分五裂，恐懼是可以忍受的。眾群中每個人受到的威脅是相同的，也擁有認可的位置，時間長了，總是有人掉隊、有人倒下，但對其他人而言反而是繼續前進的動力。

 逃亡的自然終結就是到達目的地。可是群眾一旦安全，就會瓦解。當危險消除時，當初集體逃亡，現在就會分別地各自回去。可是如果目標太過遙遠，且四周都是敵人，人們處於饑餓且精疲力盡的狀態，就算希望渺茫，但仍會聚在一起，具有堅強的韌性。

1. 禁止型群眾

 有一類特殊的群眾是通過禁令產生的，許多人聚在一起，他們拒絕再做自己以前一直在做，或外界期待他們做的事情。只要禁令一出，這種群眾就開始形成，拒絕的決心可以看出他們屬於同一個群體。禁令是一個界限和堤壩，沒有什麼東西能超過它或穿過它。人人都在監視別人，看看他還是不是這個堤壩的一部分，誰要是讓步，就會遭到其他人的唾棄。現在這個時代，最好的例子就是「罷工」。工人們習慣於有規則地完成自己的工作，一起上班下班，工資報酬也是接近的，看起來是平等的。真正工作時這種平等其實是虛假的，一旦罷工，突然就變成了實際的平等，因為大家都放下了工作，做的是同一件事。

 罷工的意義在於，只要工人什麼都不做，任何人也應什麼都不做。他們在這一目標上越是成功，罷工獲取勝利的希望就越大。在群眾中會自發的形成一個組織，負責監視列為禁區已成為共同財產的工廠，每一個接受它的人都要受到檢驗，圖謀不軌的人都會被當成敵人或叛徒。這個組織要盡可能的公平，共同的資源是有限的，但重要的是人人都分到相等的少量東西，他們為分配是公開和無可挑剔的感到驕傲。要注意的是，這種表現和其他類型狂暴和破壞性的群眾是相反的。要把這種群眾保持在這種狀態是不容易的，尤其當物質匱乏到令人難以承受，或群眾感受到攻擊或包圍時，原本消極的群眾就會轉變成積極的、行動的群眾。

當禁止型群眾感到反抗受到威脅時，就會在自己熟悉的工作領域內傾向於破壞。這時發起罷工的自治組織一方面要把禁止性群眾的性質保持下去，另一方面又要阻止他們的破壞行動。自治組織必須認清楚，如果它的理解和群眾的感情相符合時，就是撤銷這個群眾的時機，適時的宣告解散。

1. 反叛型群眾

 以前總是少數狼抓住許多羊，那麼何時是多數羊攻擊少數狼的時機？這句話表面上看毫無意義，因為羊不是肉食性動物，但卻有深刻的含義。那些一向沒有自衛能力的人現在突然有了利齒，可是他們缺乏作惡的體驗，所以必須由他們的數量來彌補。

 反叛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層次分明的社會，人們在生活中能感覺出這種界限，高層次的有權向低層次人群發號司令。這些命令會造成傷痛，長期下來，被命令的人有擺脫這些傷痛的強力衝動。他可以把命令傳給下面的人(如果有的話)，不然就把這些痛苦還諸上層。如果只有單獨一人，當然是軟弱無助的，但是如果形成一個群眾，或許就能做得到。那種把自己的解放看作共同擺脫命令帶來創痛的群眾，就稱為反叛性群眾，「革命」就是這一類的反叛狀態。這類群眾是在極其不同的條件下形成的：或者是奴隸起義反對奴隸主，或者是士兵嘩變反對長官，也有可能是被殖民者去反叛殖民者。

 還有一種利用死亡和再生效果營造的反叛性群眾。福音書中有「復活」的敘述，據說有一個布道者就是利用集會進行惡毒的謾罵，使信徒陷入了瘋狂狀態，他利用神的旨意來嚇唬群眾，群眾在恐嚇下，不是想要逃跑就是通過裝死來拯救自己。經過痛苦的折磨後，他們「得救了」，變成另一個人，可以開始重生。佈道者通過這樣與革命完全相反的過程，教化信徒成為神的忠實僕人 。

 這二個過程的一個共同點，就是逆轉的事實以及逆轉藉以發生的心靈舞台都是群眾。

1. 宴樂型群眾

 在一個有限的空間裡，有許多許多的人，他們都在相互分享歡樂，在這裡沒有顧慮、不需逃避、禁令和距離都不再存在，完全不合慣例的行為不但允許還受到鼓勵。沒有大家共同要達到的目標，這裡人們之間的緊密度極大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平等的，一種放縱和歡樂的平等，宴樂本身就是目標。人們在共同享受了歡宴之後，確信在未來還會有重複類似的慶典。